



I

晚晴风景 ◎著 XIAOMENG MIDIE

锦瑟篇

老天你开什么玩笑，让我凭空早熟了五年！既然老天给我如此柔弱美丽的身体，不把这锦绣江山尽在掌握，我就不叫秋雾云！

# 晓梦迷蝶·秋雾齐

大清格格瑶华一不留神穿越成了舞昭郡主秋雾云  
清宫穿越升级版·从大清穿越到楚国  
晚晴风景继《瑶华》之后最好看穿越文



锦瑟篇

晚晴风景 ◎著

XIAOMENG MIDIE

花山文艺出版社



晓梦迷蝶·秋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晓梦迷蝶. 秋雾. 1 / 晚晴风景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673-976-1

I. 晓... II. 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1425 号

**晓梦迷蝶·秋雾·1**

---

作 者: 晚晴风景 策 划: 张国嵒  
责任编辑: 尹志秀 李 伟 美术编辑: 美 慧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编辑: 孟 祎  
封面设计: 门乃婷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3-976-1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晚晴风景 WANQINGFENGJING

女（请勿考证），平时喜欢看穿越文，对康熙家的阿哥们更是垂涎已久，所以开始自行YY，疯狂时候连晚上做梦都是小康一家。

小女子是四阿哥的铁杆粉丝，但被N多人认为是打入“四爷党”内部的“八爷党”奸细。在这里郑重声明，偶真的不是“无间道”（这个也请勿考证）。

《秋雾》是偶的新作《晓梦迷蝶》系列中的一部作品，当然也是穿越啦，但与小康一家无关哦。

敬请期待



魔方工厂投稿信箱：  
MOREFUNTEIEHU@VIP.SINA.COM  
MOTIE@VIP.SOHU.COM



## 新书快递



网络风行的《金枝欲孽》姐妹篇  
女人之间的斗争，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  
而后宫，是残酷的密集地



女版年羹尧，嗜血的职责  
隐讳的身份，屠夫的外壳，柔软的情根



绾青丝，挽情思，任风雨飘摇，人生不惧。  
浮生一梦醉眼看，海如波，心如皓月，雪似天赐。  
你自妖娆，我自伴。永不相弃！

X. 铁文化  
iron

责任编辑：尹志秀 李伟

特约监制：李耀辉

特约编辑：孟祎

封面绘图：岳书馨

封面设计：80雪 · 小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 Tongbook.com](http://www.er Tongbook.com)

# 晓序章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从树上掉下来后，仰卧在地，向上眺望，天空蓝得诡异，仿佛无底的深海。刚有这种感觉时，海水便一滴滴落了下来，沾在我唇边，咸涩无比。

我厌烦地望着在我头顶哭泣的十三阿哥胤祥，以我们的关系，他有必要哭得这么伤心吗？难道他喜欢被欺负、被虐待，所以舍不得我？或者他只是害怕因我坠树时在旁却没能救助而招来皇上的惩罚？

“哭什……么，我还……没死……”我尽量让自己的口气显得凶恶，实在受不了一个比我大的男孩动不动就哭鼻子。可微弱的气息，让我的话听起来是那么无力。

“可是……可是……”他无意义地抽咽被飞快地打断，一只手猛地把他推到一边，胤祥不防有人来推，一跤跌倒，眼泪掉得越发汹涌。

我的表哥——九阿哥胤禩脸色铁青地望着躺在地上的我，手伸出却僵在半空，似乎担心我一碰就碎。我无力地牵动唇角，想冲他安抚地笑笑，却自知这个笑容一定比哭还难看，因为他看见后不但脸色没有好转，反而又添了几分苍白，稍一踌躇便小心翼翼地俯身抱住了我。

“瑶妹妹，你坚持住啊！我……”十阿哥胤䄇的嗓门依旧洪亮，却隐约带着抹哭腔。我不由得咧了咧嘴，这种事是坚持就行的吗？还有他那是什么腔调，好像我快死了似的。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就我这千年一出的大祸害有可能这么快就死吗？

“几位小主子快让让，奴才已经命人去请太医，现在先让奴才把格格抱到屋里。”胤禩贴身太监小路子的声音也慌乱得可以，我的心不由得一沉，难道我真的要死了吗？

胤禩虽然让小路子抱起了我，但却自始至终紧握着我的手，此时更在我耳边哑声道：“我不会让你死的，没我的允许，谁也不能带走你。”

我看着他还略显稚嫩的脸上此时全是郑重的神情，不由得想笑，结果却触动了伤口，痛得龇牙咧嘴：“表哥……我还等……着实现咱们……的约定，又怎……会死？”眼角瞥到不远处匆匆赶来的那抹明黄身影，想到他之前恐怖的脸，我终于笑了起来，“呵呵……咳咳……”

一点点艳红沾在雪白的衣上，犹如梅花盛开，胸隐隐作痛，却不知是坠树时受了伤，还是被刚才那张恐怖的脸吓住，或者两者皆有……

是我不应该一时好奇，爬树去偷听他们的谈话，把最后一层窗户纸捅破。

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他对我的好不过是一点点移情加上利用而已，但还是忍不住沉醉在被九五之尊捧在手心的感觉中，如今落到这步田地，又怪得了谁。

“表妹！！”

“瑶妹妹！”

“格格！”

“瑶儿！”

惊呼声此起彼伏，从跑来的人群中，隐约看到我那所谓的贴身侍女喜福脸上闪过一丝喜色。此时，浑身伤痛的我思绪却出奇清明，唇边牵起抹嘲讽的笑，当初就知道这个宫女笨得可以，却没想到居然笨到如此程度。如果身为她主子的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以我表面的受宠程度和她低贱的身份，她难道能逃过一劫？不会到了现在，她还在不切实际地幻想那个外表冰冷实则内里阴险的四阿哥英雄救美吧？

喜福和我目光相对，胆怯地后退了一步，她处于人群后边，倒没引起什么人注意。我不屑地移开目光，这样的女人根本不适合宫庭生活，我要是大难不死，或许会考虑把她放出宫，也算做件善事——放生。

兵荒马乱中我彻底结束了和这些人的纠葛，因此再无法弄明白他们惊恐而关切的叫喊声背后，对我的感情有几分真几分假。

“皇家的感情无论真假，一样致命。如果你到了必须用感情才能在宫里站住脚的时候，那我宁愿你已经死了。”恍惚中又想起小姨的话，她从来都那么理智，永远不给敌人或亲人击倒她的机会，可她真的不累吗？

起码我很累，刚刚只有七岁就累得不想再醒来……

第一章 · 宁愿生在帝王家 · 1

XIAOMENG MIDIE  
CONTENTS

第二章 · 留在身边的危险 · 12

第三章 · 成就野心的方法 · 24

第四章 · 没人能料事如神 · 35

第五章 · 那是表哥和表妹 · 46

第六章 · 我不是神，是人 · 58

第七章 · 假冒的秦五皇子 · 70

第八章 · 权力要有人陪葬 · 82

第九章 · 远嫁和私奔的人 · 94

第十章 · 离去的和留下的 · 106



目 录

第十七章 · 此情可待成追忆 · 190

第十六章 · 这一夜注定流血 · 178

第十五章 · 到底谁背叛了谁 · 166

第十四章 · 血缘真的重要吗 · 154

第十三章 · 花开荼蘼花事好 · 142

第十一章 · 阴谋与利用阴谋 · 130

第十一章 · 我们都要成亲了 · 118

# 第一章·宁愿生在帝王家

虽说不想再醒，我仍旧又一次睁开了眼，毕竟求生的本能还是有的。我才只有七岁，大好的世界都还没享受够，又怎么甘心如此不明不白地离去。

可醒来的打击太过巨大，让我只能僵在半空。没错，的确是僵在半空，而且是脚不沾地地在天上飘。我抬起头，发现居然可以透过手看清地上的东西，摇曳的花草仿佛笼了层纱般轮廓模糊，却依旧能够辨识。

怎么回事？难道我已经死了，现在飘在半空的是自己的鬼魂？我额头冒出汗珠，有些心虚地四处张望。想我以前好事没做几件，坏事做了不少，当鬼也必是恶鬼，不会忽然蹦出个降妖伏魔的和尚道士之流把我收了吧？

没想到这一望，和尚道士没看见，却见证了场凶杀案。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满脸狰狞地压在一个十岁左右的柔弱女孩身上，他的手紧紧卡住女孩的喉咙。无论身下女孩如何挣扎，只是越收越紧，而他脸上的凶狠之色则越来越浓。

女孩的挣扎渐渐无力，男孩依旧不肯松手，他狂喘着粗气坐在女孩身上死命地卡着她的脖子，眼神越见散乱、疯狂。

我冷漠地望着发生的一切，多年的宫廷生活和小姨的教导，早已使我学会冷眼旁观。这种事就算让没死之前的我碰上，如果与我无关，也不会理。何况我现在死了，更没有阻止的理由。

天空中忽然隐约现出个哭泣女孩的身影，那身影轻淡得仿佛一阵风就可以刮散，模糊到除了知道她是女孩外根本连她穿什么衣服也看不清。我打量了那身影一会儿，又低头看看自己有若实质的身体，除了稍显透明外，不知比那女孩要强多少倍，果然就算做鬼，我也是优秀的。心里涌起一阵自豪，随后是隐约的失落与痛，我就这样死了，自幼相伴的表哥会怎么样？是伤心，还是无所谓，或者在难过后就慢慢把我忘记，如风过无痕。

低低的抽泣声在身边萦绕，使本就心烦意乱的我更加不耐。

我双目紧盯向哭泣的根源——淡淡的女孩身影，厉声斥道：“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你若不甘心，就去把杀你的人杀死报仇！！”

女孩停住哭声，诧异地望着我，低声分辩：“我现在死都死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再说……”她大约是被我生气的样子吓住，犹豫地看了我一眼，才小心翼翼地道：“明明你也在哭，为什么不让我哭？”

我因她的话下意识地抬手摸脸，腮上的泪痕让我尴尬地低下头，嘴里却依旧不饶人：“你没看清楚，别瞎说，我这哪是哭？明明是下雨打到脸上。”

我根本没哭，只是有些不舒服，一想到也许郭络罗·瑶华这个名字会被所有记得的人遗忘，甚至无人提及，心口一阵别扭。回想这些年，有我没我，宫里人照样生活，也许少了我的捉弄，他们还会活得更好。

女孩抬头望了望深碧的天空，又四处看了看连一滴雨点也没有的土地，最后转回头茫然地盯着我。

我怒极反笑：“你是真傻，还是假傻？自己都快死了，还有工夫戏弄我？”

她手足无措地低头，可依旧不忘小声争辩：“我已经死了……”说着，不由得触动心事，又轻声啜泣起来。

我转头望向地上掐着女孩的男孩，对于空中的争论，他似乎听不见，只是神经质地收紧女孩脖子上的手。而被他掐住的女孩则早已放弃挣扎，圆睁着双目望向天空，声息俱无。

我轻蹙额，有些不好的记忆随着女孩那双充血的眼涌上心头，又被强行压下。揉了揉隐隐作痛的额头，我冷哼道：“哭哭哭，哭能有用吗？你刚才怎么不知道临死反击，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再不然以你此时鬼魂的身份，难道不会去吓死那个杀你的小鬼吗？”

“昊哥哥以前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家对不起他。”女孩忧伤地望向地上的男孩，“要是我们都不生在帝王家多好，就不用你害我我害你了。”

帝王家？皇室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差不多我都打过照面，虽然未必个个认得，好赖也混个脸熟，但眼前之人我却可以肯定从没见过。

我再度认真打量模糊一片的她，依旧只看见一种风一刮就会消散的雾状体。无奈之下，我只好望向地上勤劳的谋杀犯和明显已经死去的女孩。刚才光顾着和她吵嘴，此时才注意到地上两人年纪不大，却都一身华服，佩戴的饰物虽不多，但件件俱是精品，的确不像寻常人家的子女。尤其男孩更一身明黄服饰，让我不由得想起那个总和我作对的太子胤初。什么时候太子换人竟没人通知我一声，真是见外，好赖让我放几挂鞭、摆几桌酒庆祝庆祝，我不太满意地暗想。

忽然，一直掐着女孩的男孩停了下来，他颤抖地抬手，瞪着身下一动不动的女孩开始发呆。半晌后，他突然疯了般地抓住女孩的衣领猛烈地前后摇晃，边摇边嘴里呜呜地发出些无意义的单音，眼泪也在同时纷纷而落，洒在女孩的脸上、衣上……

“昊哥哥，你……别这样，我不……怪你。”空中的女孩见此情景，立刻飞扑到男孩身边，抬手似乎想抱住他安慰，却只是徒劳地从他身体里穿过。

我的目光渐渐变冷，有些厌恶眼前的场面，这算什么？杀人的哭得好像是死了娘，被杀的还去安慰凶手。这是想演哪出？兄友妹恭，还是二十四孝？可惜他们都不够格，记得小姨讲过，对皇室的人来说，情、爱、义、孝这些字眼不过是装饰品，用来掩盖内里的肮脏。兄杀弟、子弑父、父害子以及后宫隐晦却致命的纷争，才是皇室的压轴大戏，即使千年也不曾稍有改变。

如今望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男孩，我忽然觉得他还不如我讨厌的太子胤初呢！而他身边女孩的伤心抽泣声更让我头痛欲裂，有心离他们远点，

偏偏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走不出他们身周二十步。

还有没有天理，我死都死了，为什么要受这份活罪？

“别哭了！！！”我的怒吼男孩根本听不见，继续挥泪如雨，而和我一样以魂体存在的女孩则是在被吓得一愣后，干脆由抽泣改成了号啕。

天，我抚头惨叫，还不如找个和尚或道士把我收了呢！

哭哭哭，你们都有理，就我这不明不白从树上掉下来的倒霉鬼没理。我毕竟才七岁，就算忍耐与定力再如何好，就算被小姨教导而早熟，也有忍不住的时候。何况以我此时的境遇，的确有生气的理由，额头开始青筋乱跳，真想一巴掌拍晕这两个扰人清净的家伙。

“啪！”暴力想法刚刚冒头，立刻被付诸实行，一个巴掌又快又狠地扇在了杀人男孩的脸上。

我怔怔地望着自己打人后红红的右手，白皙修长却不透明，是实实在在的一只人手。

怎么回事？我不是死了吗？好奇地摸摸自己的脸，竟然是温热的，难道我又活了？

兴奋的目光与被我一掌拍傻的男孩眼光相交，因为我又活了，所以心情大好地冲他抿嘴一笑。他呆呆地望着我，一盏茶时间后，忽然发出媲美杀猪的惨号，手脚并用地向旁边逃去。

我的笑僵在脸上，他什么意思？亏得本格格还想大人不记小人过地原谅他刚才扰我清净的行为。结果他居然敢在宫里人人夸赞笑起来像天仙的我面前逃跑，而且是在我笑得最高兴时，更过分的是他居然是爬着跑的。

你死定了，我扯动嘴角，诡笑着扑上去，甩手又是一掌打在他脸上。管你为什么穿明黄色的衣服，反正真太子我也敢欺负，何况你这个落我面子的假太子。

男孩似乎被我的凶悍吓傻了，连跑都不会，在我身下不住颤抖，任我一顿暴揍。我越打越起劲，又想到刚才他连死了的我都敢打扰的事，新仇旧恨，下手更不留情。

“叫你……哭，你……再哭！”我怒吼，但声音却沙哑难得仿佛用钝器

磨石头一样。接着，嗓子干涩火辣的感觉也涌了上来，头痛得像是凭空大了一圈，隐隐有非常不好的预感，偏此时混沌的大脑什么也想不清。

远处无数人影晃动，各种惊叫依稀传来，恍然让我有种又回到坠树之时的感觉。

“郡主！”

“陛下！！”

顺手又在男孩红肿的脸上补了一拳，确定他已经彻底陷入昏迷后，我抬头开始搜寻印象中皇上的身影，却扑了个空。疑惑地眨眨越来越模糊的眼睛，昏迷前最后想到：怎么找不着？这件事说什么也得我先告状，要是等男孩醒了，让他先告状，分说起来实在麻烦。

人都说昏迷的世界一片黑暗，或者根本没有知觉，独独我与众不同。昏迷后的我身处一片白茫茫中，而那个哭哭啼啼的女孩冤魂再次出现于面前。她此时已恢复平静，望着我的眼神若有所思。

我皱眉收回张望的目光，满不在乎地盯着她问：“这是哪儿？难道我又死了？”

反正这一阵死死活活，该经历的都经历了，没什么好怕。

“你没死，死的是我。”她的语气比我更云淡风轻，仿佛死的不是她，而是别人，“我已没什么留恋了，如果来生还能做人，宁做乞丐，不入帝王家。”

虽说不在意，但听她说我没死，还是松了口气，看她的样子不像骗我。如果我没死，是不是就可以见到小姨、表哥、十阿哥……心里有一丝欢快，面上却波澜不惊，只因牢记着小姨的耳提面命：在宫里，你若想长命百岁，就不要轻易让人看透心思。

我不以为然地道：“你懂什么？若不在帝王家，如何能锦衣玉食、香车宝马，又如何能大权在握、生杀予夺？”

她大约被我的话触动了心事，激动地反驳：“这些我都不要，我只要亲人关心，我想父亲看我一眼，我想母亲活过来，我日日求夜夜盼，可结果连唯一爱护我的昊哥哥也要亲手杀了我，我还为什么要活着？”

我随便挥挥手，仿佛在驱赶一只烦人的苍蝇，冷冷地开口：“你的人生真

是失败，那你又在这里磨蹭什么？还不赶紧上路，我祝你早死早超生。”

眼前女孩的重要程度和路人乙等同，就算我之前帮她教训了一顿杀她的路人甲，也不代表我有耐心继续听她废话，我还赶着回去见表哥他们呢！

她忽然平静下来，古怪地看着我，久久不语，把我看得毛骨悚然。

她什么意思？不会是又不甘心就这么死了，所以想找替死鬼吧？我心里一紧，狠瞪她警告道：“你若想我因可怜你，便替你去死，趁早死心。”我向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再说我和她非亲非故，割肉喂鹰这种蠢事我坚决不做。

“我不需要别人替我死，你既然喜欢这样冰冷无情的人生，就送给你又如何。”她突然轻轻一笑，幽幽诉说。语气成熟，根本不像十岁左右的幼女，也许这就是每个生在帝王家的人的悲哀。我微微闪神，心变得涩涩的，却不知是怜她还是叹己。

“不过，咱们既然有缘相识，我虽不知你是谁，但看在同为皇家女的分上，送你份礼物。”说着她一眨眼已到我身前，伸指在我额头轻轻一点……

头上传来凉凉的感觉，本能地抬手去摸，手抚上额时，我静静地睁开了眼。

额上除了一头汗，什么也没有。

模糊的眼渐渐变得清晰，入目的青缎帐上的褶皱随风缓缓起伏，帐上绣的莲花若隐若现，美轮美奂，却和我在避暑山庄居处挂的白纱碎花帐幔有天壤之别。

我慢慢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细刻精镂的木床上，木床可能因为年代久远，木料有些暗淡，稍显严肃，但依然很雅致。

这是楚国皇太后居所清宁宫里的润仪院，是太后侄女、安阳侯之女舞昭郡主秋霖云的闺房。

清晰的声音在脑海回响，仿佛有人在身边解说。我一呆，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是谁和我说话，还有什么楚国、安阳侯、舞昭郡主，为什么我这个从三岁起便被无数书籍淹没的格格连听也没听过？

我这是在哪里？事情脱离掌握的不妙和身处陌生之地的恐惧越来越浓

时，我猛地掀开锦被，踉跄着下地想找人问清楚。还没跑几步，不经意间瞥到几案上铜镜里隐约透着熟悉的玉容。

镜中的女孩虽然年纪不大，却已初露风华绝代之色，柳眉杏目，五官精致若雕琢，气质清雅脱俗。但这种美却是我以前最不屑的，柔弱得仿如睡莲，经不起一丝风雨。

此时，那女孩明澈如秋水的双瞳里满是惊慌，越发显得楚楚可怜，也更增我的厌恶。我不由自主地皱眉，却见镜里的她也神色一敛地蹙起额，眉眼间隐隐露出轻蔑不屑。

一个最不可能的可能浮上心头，我犹如被人当头浇下一盆冰水，手脚冰冷麻木，冷汗不知不觉地滑落。我抖着手抚上自己的脸，绝望地见到镜中女孩和我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

你是舞昭郡主秋霁云，今年十二岁，父为安阳侯，母为先王御妹容仪公主。因亲母早逝，自幼被接到宫中由皇太后抚养。

那声音又开始在脑中响起，平铺直叙地向我介绍着我此时的身份。我充耳不闻地慢慢走到镜前，深吸口气，猛地把镜子举起，镜中映出的仍是那细细的眉，如秋水般的眼，什么也没改变。

我闭上眼，心沉到谷底，为什么会这样？老天你开什么玩笑，快把我健康小美女的身体还来，我才不要换到如此弱不禁风的身体里呢！而且就算我比较早熟好了，可我今年才七岁，这什么见鬼的舞昭郡主已经十二了，小姨总说女人青春短暂，快把我五年的青春还来！

沉到谷底的心猛然爆出怒气，这简直是天妒红颜，我眼中烈火熊熊，却不知该找谁发泄，只能抬手使劲把铜镜摔了出去。没想到这时门被打开，一个着装和古画中唐朝侍女颇多相似的少女推门而入。

“啪！”

“啊！！”

“哗啦！”

惨叫和东西破碎的声音混成一片，我冷笑地望着因被我打中而泪水滚滚的少女。她手里本端着瓷碗，却正被我摔出的铜镜砸中，结果可想而知，碗